



編劇權益保障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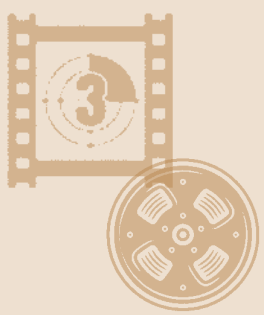
- 簽訂編劇的工作合約。
- 每寫完一版，列印出來，用掛號郵件寄給自己，收到後切勿打開，而是收好。將來若打官司，這些帶有郵戳日期、但沒打開過的劇本稿件，能證明在哪個時間點、哪些劇情和台詞是自己創作的。
- 到香港電影編劇總會登記劇本。
- 發送劇本的時候，可以將劇本同時發給多個不同的老闆看。
- 如果對自己的劇本很有信心，又鍾意，可以先出錢將劇本出版成小說或者形成網絡小說。但是這種方式有一個風險就是有可能被人抄（融梗），現在有很多抄襲的方式很聰明。
- 向美國編劇工會（WGA）或版權局登記劇本，所有劇本作者或所有者，包括非工會成員，都可以在線登記註冊和獲得證明服務。但是需要繳費。

大公報整理

人物
檔案

卓亦謙（Nick Cheuk），1987年出生，2012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主修電影藝術。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成員，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創作總監。

2019年憑其執導及編劇的首部劇情長片《年少日記》（前名《遺書》），成為第五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專組得獎作品，獲電影發展基金資助拍攝，並獲得第17屆亞洲電影大獎及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導演獎。

「改編」弱化原創
易引發版權爭議

卓亦謙在採訪中提到，自己最大的困難一直都是創作上的困難，最大的擔心是自己寫的東西不夠好。對創作上的謙卑與擔憂，促使他不斷學習不斷精進，也是這樣的態度才成就了《年少日記》這樣出色的電影。

但是從行業整體而言，如卓亦謙般能夠脫穎而出的畢竟是少數，多數青年編劇存在文學基礎薄弱等問題。何威認為，從編劇培養角度而言，當前行業新人文學與思維基礎薄弱，香港整體文學、藝術氛圍不足，年輕人寫作水準、對事物的深入認知度下降，多為碎片化思維，缺乏系統性創作基礎，不及內地和國外科班出身編劇的底子厚。

至於當前兩地存在的各種創投計劃，何威認為對新人有一定幫助，但用途有限。「創投項目側重市場化，優先考量劇本商業價值。」他提到，即便劇本獲獎，也未必能獲得投資拍攝，目前大量獲獎劇本存在仍被擱置的情況。至於行業內部分資深人士或公司可能通過創投項目收集年輕人劇本，以「改編」名義弱化原創性，甚至不支付編輯費，存在對新人不公平的情況和版權爭議風險。

在基礎保障方面，年輕編劇面臨「海鮮價」、收入不穩定等問題，作品未被拍攝則很可能無收入。何威提到，在香港，加入編劇協會的職業編劇雖有一定的勞務費用保障，但費用需與電影公司協商（按劇本長短、類型複雜度、製作規模定），無統一標準。

何威建議，年輕編劇可以多多嘗試自編自導短片創作，強化基礎寫作與整體把控能力，再過渡到長篇創作，「這是當前較可行的新人培養路徑。」

►卓亦謙是《殺破狼·貪狼》的編劇之一。圖為《殺破狼·貪狼》劇照。



獨立編導卓亦謙：最大的困難始終在創作

入行13年 憑藉《年少日記》一舉成名

►卓亦謙（中）在電影《年少日記》片場執導。



◀《年少日記》是卓亦謙自編自導的首部長片。

▼《至少在夢裏》是卓亦謙執導、編劇和剪接的畢業短片作品。



「編劇行業門檻看似低，其實入口很窄。必須要有能將自己的劇本拍成影片的導演，否則作品就沒有機會面世。」談到當前年輕編劇入行的方式，資深電影人、曾任創意香港創意智優計劃評審委員會成員的何威表示，「大部分想要入行的編劇，一般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加入電影公司，從助理編劇開始慢慢做，要麼認識導演或者自己做導演，把自己的劇本拍出來給大家看。」

憑藉電影《年少日記》一舉成名的香港電影人卓亦謙，入行後就經歷了從電影工作室的編劇助理，到自編自導的獨立電影人的轉變。有人說他幸運，職業經歷相對順利，首部自編自導作品就得到市場和口碑的雙向認可，也有人讚他耐得住寂寞，作品數量少卻精。但這些評價背後的個中苦澀，大概只有卓亦謙自己知道。他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分享從業經驗，面對商業電影市場成本回收與內容深度之間的選擇難題，卓亦謙說自己最大的困難始終在創作。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入行13年，卓亦謙用5部作品完成了從編劇助理到聯合編劇，再到獨立編導的跨越。

自己何時能有機會以提名者身份參與。「然後那一刻就會特別希望能擁有自己的作品。」

市場萎縮 編劇晉升難

正如何威在採訪中所提，年輕編劇希望入行，通常有兩種方式，其一就是加入電影公司，從助理編劇起步。2012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電影學專業，卓亦謙入行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林超賢工作室擔任編劇助理。「期間我跟隨吳偉倫學習，就是後來電影《毒舌大狀》的編劇兼導演。當時他是編劇，我是編劇助理。我參與的第一部戲是《激戰》，主要負責編劇助理與場記工作。」

在林超賢工作室期間，卓亦謙主要負責資料收集、撰寫故事大綱供投資者參考、參與團隊討論、基礎的電影寫作訓練等工作，這些枯燥的一份又一份的資料，構築成了無數新入行的年輕編劇們的日常，也為他後來的創作打下了基礎。

「助理編劇通常至少要3年時間，還要待公司賞識後，才有可能晉升為編劇。」何威說，「過去因電影市場蓬勃、拍片機會多，這條路徑較易走；如今市場萎縮，電影公司對劇本需求減少、要求提高，這條路徑的晉升難度就更大。」「因此更多的年輕人現在會選擇另一個方式，就是與導演合作或自己當導演，避免因缺乏中介人（導演）導致作品埋沒。」

「建立創作信心很重要」

在林超賢工作室工作了9個月之後，出於對創作的渴望，卓亦謙離開了，而後以獨立創作者的身份進行工作。不久，他遇到《無聲風鈴》導演洪榮傑，第一次獲得了電影劇本創作的機會。

「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自己創作10頁以上的劇本，接著我寫了自己第一個90頁的電影劇本，雖然我並沒有覺得當時那個劇本寫得很好，但這件事讓我知道原來自己可以寫出一個90頁的電影故事。」

在採訪中，卓亦謙不斷提及自己並非一個十分有創作信心的人，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創作信心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多年輕人現在都創作信心比較弱，擔心寫出來的東西被批評，容易自我否定。」

後來卓亦謙參與了葉偉信的《殺破狼·貪狼》，那段時間正是他對自己缺乏創作信心的時期，擔心自己寫的東西不夠好。他跟隨梁禮彥等前輩認真學習，除了劇本寫作之外，也努力接觸電影行業的方方面面。在《年少日記》問世前，卓亦謙曾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工作過5年，每每看到別人登台領獎，他也會問

自己何時能有機會以提名者身份參與。「然後那一刻就會特別希望能擁有自己的作品。」

從問世作品數量上看，卓亦謙並非高产導演，但這不是他有意為之。在十幾年的職業生涯中，卓亦謙不斷遇到項目腰斬的情況，林林總總，寫過卻未能開拍的故事，竟也有20多部，有的因為資金問題，有的因為導演和演員等變動，這些被迫戛然而止的創作，不僅造成了收入上的影響，也給卓亦謙帶來心理上的波動。

未來將探索商業片類型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其實沒有什麼屬於自己的作品。」2017年前後，他與洪榮傑合作的劇本《成年往事》因為資金問題無法開機，「洪導演說，『阿卓，不如這個劇本交給你，你試下去報名參加首部劇情片計劃，如果成功的話，會有200萬資金，就可以開拍了。你可以自己做導演的。』」一句鼓勵，卓亦謙第一次去申請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作為當前香港年輕電影人出頭的重要方式，何威提到，「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雖然是以導演為主要資助對象，但多為「導演+編劇」一體的新人申請，能讓優秀劇本被拍攝，幫助新人進入業內。包括卓亦謙在內，諸多當前香港電影行業的新生力量都通過這一計劃在行業中嶄露頭角。

卓亦謙第一次的申請最終並沒有成功，但當年的評委翁子光、莊文強、曾國祥等卻對他的作品留下了印象，在評選結束後，都以不同方式向他遞出橄欖枝。

從2015年前後，卓亦謙開始構思《年少日記》的創作，2018年形成初稿，並再度參評首部劇情片計劃，最終脫穎而出，電影在2023年上映，成為當年港產電影票房亞軍，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12項提名。

《年少日記》在當時大概獲得了政府300萬的資助，卓亦謙提到，「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給他很大的創作自由，亦沒有資金方面的擔憂，政府僅要求3年內上映，中途遇到疫情，申請延期亦獲得同意。他表示，這個計劃為新人提供資金與創作空間，沒有商業回收壓力，是年輕電影人、年輕編劇進入行業的很好方式。

只是在離開了政府的資助之後，他們仍要被丟進市場，面對市場的檢閱。在成本回收與內容深度之間，很多新導演難以為繼。卓亦謙並沒有將自己框定在文藝片的架構中，未來暫時也未必會再拍像《年少日記》這樣的文藝電影，他說，未來他會在商業片領域進行更多探索，無論愛情戲、溫情戲、有動作元素的冒險題材，他都樂意嘗試。



►卓亦謙在《激戰》中主要負責編劇助理與場記工作。圖為《激戰》劇照。